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西遊記

第四十八回 魔弄寒風飄大雪 僧思拜佛履層冰

話說陳家莊眾信人等，將豬羊牲醴與行者、八戒，喧喧嚷嚷，直擡至靈感廟裡排下；將童男女設在上首。行者回頭看見那供桌上香花蠟燭，正面一個金字牌位，上寫「靈感大王之神」，更無別的神像。眾信擺列停當，一齊朝上叩頭道：「大王爺爺，今年今日今時，陳家莊祭主陳澄等眾信，年甲不齊，謹遵年例，供獻童男一名陳關保、童女一名陳一秤金，豬羊牲醴如數，奉上大王享用。保佑風調雨順，五穀豐登。」祝罷，燒了紙馬，各回本宅不題。那八戒見人散了，對行者道：「我們家去罷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家在那裡？」八戒道：「往老陳家睡覺去。」行者道：「獸子又亂談了。既允了他，須與他了這願心才是哩。」八戒道：「你倒不是獸子，反說我是獸子。只哄他耍耍便罷，怎麼就與他祭賽，當起真來？」行者道：「為人為傲。一定等那大王來吃了，才是個全始全終；不然，又教他降災貽害，反為不美。」

正說間，只聽得呼呼風響。八戒道：「不好了，風響是那話兒來了。」行者只叫：「莫言語，等我答應。」頃刻間，廟門外來了一個妖邪。你看他怎生模樣：

金甲金盔燦爛新，腰纏寶帶繞紅雲。
眼如晚出明星皎，牙似重排鋸齒分。
足下煙霞飄蕩蕩，身邊霧靄暖薰薰。
行時陣陣陰風冷，立處層層煞氣溫。
卻似捲簾扶駕將，猶如鎮寺大門神。

那怪物攔住廟門問道：「今年祭祀的是那家？」行者笑吟吟的答道：「承下問，莊頭是陳澄、陳清家。」那怪聞答，心中疑似道：「這童男膽大，言談伶俐。常來供養受用的，問一聲不言語；再問聲，唬了魂；用手去捉，已是死人。怎麼今日這童男善能應對？」怪物不敢來拿，又問：「童男女叫甚名字？」行者笑道：「童男陳關保，童女一秤金。」怪物道：「這祭賽乃上年舊規，如今供獻我，當吃你。」行者道：「不敢抗拒，請自在受用。」怪物聽說，又不敢動手，攔住門喝道：「你莫頂嘴。我常年先吃童男，今年倒要先吃童女。」八戒慌了道：「大王還照舊罷，不要吃壞例子。」

那怪不容分說，放開手，就捉八戒。獸子撲的跳下來，現了本相，掣釘鉞，劈手一築，那怪物縮了手，往前就走，只聽得噹的一聲響。八戒道：「築破甲了。」行者也現本相看處，原來是冰盤大小兩個魚鱗。喝聲：「趕上。」二人跳到空中。那怪物因來赴會，不曾帶得兵器，空手在雲端裡問道：「你是那方和尚，到此欺人，破了我的香火，壞了我的名聲？」行者道：「這潑物原來不知。我等乃東土大唐聖僧三藏奉欽差西天取經之徒弟。昨因夜寓陳家，聞有邪魔，假號靈感，年年要童男女祭賽。是我等慈悲，拯救生靈，捉你這潑物。趁早實實供來：一年吃兩個童男女，你在這裡稱了幾年大王？吃了多少男女？一個個算還我，饒你死罪。」那怪聞言就走，被八戒又一釘鉞，未曾打著，他化一陣狂風，鑽入通天河內。

行者道：「不消趕他了，這怪想是河中之物。且待明日設法拿他，送我師父過河。」八戒依言，徑回廟裡，把那豬羊祭醴，連桌面一齊搬到陳家。此時唐長老、沙和尚，共陳家兄弟，正在廳中候信，忽見他二人將豬羊等物都丟在天井裡。三藏迎來問道：「悟空，祭賽之事何如？」行者將那稱名趕怪鑽入河中之事，說了一遍。二老口分歡喜，即命打掃廂房，安排床鋪，請他師徒就寢不題。

卻說那怪得命，回歸水內，坐在宮中，默默無言。水中大小眷族問道：「大王每年享祭，回來歡喜，怎麼今日煩惱？」那怪道：「常年享畢，還帶些餘物與汝等受用，今日連我也不曾吃得。造化低，撞著一個對頭，幾乎傷了性命。」眾水族問：「大王，是那個？」那怪道：「是一個東土大唐聖僧的徒弟，往西天拜佛求經者，假變男女，坐在廟裡。我被他現出本相，險些兒傷了性命。一向聞得人講：唐三藏乃□世修行好人，但得吃他一塊肉，延壽長生。不期他手下有這般徒弟。我被他壞了名聲，破了香火，有心要捉唐僧，只怕不得能夠。」

那水族中閃上一個斑衣鯁婆，對怪物跏趺拜拜，笑道：「大王要捉唐僧，有何難處？但不知捉住他，可賞我些酒肉？」那怪道：「你若有謀，合同用力，捉了唐僧，與你拜為兄妹，共席享之。」鯁婆拜謝了道：「久知大王有呼風喚雨之神通，攪海翻江之勢力，不知可會降雪？」那怪道：「會降。」又道：「既會降雪，不知可會作冷結冰？」那怪道：「更會。」鯁婆鼓掌笑道：「如此，極易，極易。」那怪道：「你且將極易之功，講來我聽。」鯁婆道：「今夜有三更天氣，大王不必遲疑，趁早作法，起一陣寒風，下一陣大雪，把通天河盡皆凍結。著我等善變化者，變作幾個人形，在於路口，背包持傘，擔擔推車，不住的在冰上行走。那唐僧取經之心甚急，看見如此人行，斷然踏冰而渡。大王倘坐河心，待他腳蹤響處，迸裂寒冰，連他那徒弟們一齊墜落水中，一鼓可得也。」那怪聞言，滿心歡喜道：「甚妙，甚妙。」即出水府，踏長空，興風作雪，結冷凝凍成冰不題。

卻說唐長老師徒四人歇在陳家，將近天曉，師徒們衾寒枕冷。八戒咳嗽打戰睡不得，叫道：「師兄，冷啊。」行者道：「你這獸子，忒不長俊。出家人寒暑不侵，怎麼怕冷？」三藏道：「徒弟，果然冷。你看，就是那：

重衾無暖氣，袖手似揣冰。此時敗葉垂霜蕊，蒼松掛凍鈴。地裂因寒甚，池平為水凝。漁舟不見叟，山寺怎逢僧。樵子愁柴少，王孫喜炭增。征人鬚似鐵，詩客筆如菱。皮襖猶嫌薄，貂裘尚恨輕。蒲團僵老衲，紙帳旅魂驚。繡被重裊褥，渾身戰抖鈴。」

師徒們都睡不得，爬起來穿了衣服。開門看處，呀！外面白茫茫的，原來下雪哩。行者道：「怪道你們害冷哩，卻是這般大雪。」四人眼同觀看，好雪！但見那：

彤雲密布，慘霧重浸。彤雲密布，朔風凜凜號空；慘霧重浸，大雪紛紛蓋地。真個是：六出花，片片飛瓊；千林樹，株株帶玉。須臾積粉，頃刻成鹽。白鸚歌失素，皓鶴羽毛同。平添吳楚千江水，壓倒東南幾樹梅。卻便似戰退玉龍三百萬，果然如敗鱗殘甲滿天飛。那裡得東郭履，袁安臥，孫康映讀；更不見子猷舟，王恭幣，蘇武餐氈。但只是幾家村舍如銀砌，萬里江山似玉團。好雪，柳絮漫橋，梨花蓋舍。柳絮漫橋，橋邊漁叟掛蓑衣；梨花蓋舍，舍下野翁煨骨柎。客子難沽酒，蒼頭苦覓梅。灑灑瀟瀟裁蝶翅，飄飄蕩蕩剪鵝衣。團團滾滾隨風勢，疊疊層層道路迷。陣陣寒威穿小帽，颼颼冷氣透幽幃。豐年祥瑞從天降，堪賀人間好事宜。

那場雪，紛紛灑灑，果如剪玉飛綿。

師徒們嘆玩多時，只見陳家老者，著兩個僮僕掃開道路，又兩個送出熱湯洗面。須臾，又送滾茶、乳餅，又擡出炭火。俱到廂房，與師徒們敘坐。長老問道：「老施主，貴處時令，不知可分春夏秋冬？」陳老笑道：「此間雖是僻地，但只風俗人物，與上國不同；至於諸凡穀苗牲畜，都是同天共日，豈有不分四時之理？」三藏道：「既分四時，怎麼如今就有這般大雪，這般寒冷？」陳老道：「此時雖是七月，昨日已交白露，就是八月節了。我這裡常年八月間就有霜雪。」三藏道：「甚比我東土不同，我那裡交冬節方有之。」

正話間，又見僮僕來安桌子，請吃粥。粥罷之後，雪比早間又大，須臾，平地有二尺來深。三藏心焦垂淚。陳老道：「老爺放心，莫見雪深憂慮。我舍下頗有幾石糧食，供養得老爺們半生。」三藏道：「老施主不知貧僧之苦。我當年蒙聖恩賜了旨意，擺大駕親送出關，唐王御手擎杯奉錢，問道：『幾時可回？』貧僧不知有山川之險，順口回奏：『只消三年，可取經回國。』自別後，今已七八個年頭，還未見佛面，恐違了欽限；又怕的是妖魔兇狠；所以焦慮。今日有緣得寓潭府，昨夜愚徒們略施小惠報答，實指

望求一船隻渡河。不期天降大雪，道路迷漫，不知幾時才得功成回故土也。」陳老道：「老爺放心，正是多的日子過了，那裡在這幾日？且待天晴，化了冰，老拙傾家費產，必處置送老爺過河。」

只見一僮又請進早齋。到廳上吃畢。敘不多時，又午齋相繼而進。三藏見品物豐盛，再四不安道：「既蒙見留，只可以家常相待。」陳老道：「老爺，感蒙替祭救命之恩，雖逐日設筵奉款，也難酬難謝。」

此後大雪方住就有人行走。陳老見三藏不快，又打掃花園，大盆架火，請去雪洞裡閑耍散悶。八戒笑道：「那老兒忒沒算計。春二三月好賞花園，這等大雪，又冷，賞玩何物？」行者道：「馱子不知事。雪景自然幽靜：一則遊賞，二來與師父寬懷。」陳老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遂此邀請到園。但見：

景值三秋，風光如臘。蒼松結玉蕊，衰柳掛銀花。階下玉苔堆粉屑，窗前翠竹吐瓊芽。巧石山頭，養魚池內。巧石山頭，削削尖峰排玉筍；養魚池內，清清水作冰盤。臨岸芙蓉嬌色淺，傍崖木槿嫩枝垂。秋海棠，全然壓倒；臘梅樹，聊發新枝。牡丹亭、海榴亭、丹桂亭，亭亭盡鵝毛堆積；放懷處、款客處、遣興處，處處皆蝶翅鋪漫。兩籬黃菊玉綉金，幾樹丹楓紅間白。無數閑庭冷難到，且觀雪洞冷如冰。那裡邊放一個獸面象足銅火盆，熱烘烘炭火才生；上下有幾張虎皮搭苦漆交椅，軟溫溫紙窗鋪設。

四壁上掛幾軸名公古畫，卻是那：

七賢過關，寒江獨釣，疊嶂層巒團雪景；蘇武餐氈，折梅逢使，瓊林玉樹寫寒文。說不盡那：家近水亭魚易買，雪迷山徑酒難沽。真個可堪容膝處，算來何用訪蓬壺？

眾人觀玩良久，就於雪洞裡坐下，對那叟道取經之事，又捧香茶飲畢。陳老問：「列位老爺，可飲酒麼？」三藏道：「貧僧不飲，小徒略飲幾杯素酒。」陳老大喜，即命：「取素果品，燉暖酒，與列位湯寒。」那僮僕即擡桌圍爐，與兩個鄰叟，各飲了幾杯，收了家火。

不覺天色將晚，又仍請到廳上晚齋。只聽得街上行人都說：「好冷天啊，把通天河凍住了。」三藏聞言道：「悟空，凍住河，我們怎生是好？」陳老道：「乍寒乍冷，想是近河邊淺水處凍結。」那行人道：「把八百里都凍的似鏡面一般，路口上有人走哩。」三藏聽說有人走，就要去看。陳老道：「老爺莫忙，今日晚了，明日去看。」遂此別卻鄰叟。又晚齋畢，依然歇在廂房。

及次日天曉，八戒起來道：「師兄，今夜更冷，想必河凍住也。」三藏迎著門，朝天禮拜道：「眾位護教大神，弟子一向西來，虔心拜佛，苦歷山川，更無一聲報怨。今至於此，感得皇天佑助，結凍河水。弟子空心權謝，待得經回，奏上唐皇，竭誠酬答。」禮拜畢，遂教悟淨背馬，趁冰過河。陳老又道：「莫忙，待幾日雪融冰解，老拙這裡辦船相送。」沙僧道：「就行也不是話，再住也不是話。口說無憑，耳聞不如眼見。我背了馬，且請師父親去看看。」陳老道：「言之有理。」教：「小的們，快去背我們六匹馬來。且莫背唐僧老爺馬。」

就有六個小价跟隨。一行人徑往河邊來看，真個是：

雪積如山聳，雲收破曉晴。寒凝楚塞千峰瘦，冰結江湖一片平。朔風凜凜，滑凍棱棱。池魚俱密藻，野鳥戀枯槎。塞外征夫俱墜指，江頭梢子亂敲牙。裂蛇腹，斷鳥足，果然冰山千百尺。萬壑冷浮銀，一川寒浸玉。東方自信出僵蠶，北地果然有鼠窟。王祥臥，光武渡，一夜溪橋連底固。曲沼結凌層，深淵重疊互。通天闊水更無波，皎潔冰漫如陸路。

三藏與一行人到了河邊，勒馬觀看，真個那路口上有人行走。三藏問道：「施主，那些人上冰往那裡去？」陳老道：「河那邊乃西梁女國。這起人都是做買賣的。我這邊百錢之物，到那邊可值萬錢；那邊百錢之物，到這邊亦可值萬錢。利重本輕，所以人不顧死生而去。常年家有五七人一船，或數人一船，飄洋而過。見如今河道凍住，故捨命而步行也。」三藏道：「世間事惟名利最重。似他為利的，捨死忘生；我弟子奉旨全忠，也只是為名，與他能差幾何？」教：「悟空，快回施主家收拾行囊，叩背馬匹，趁此層冰，早奔西方去也。」行者笑吟吟答應。

沙僧道：「師父啊，常言道：『千日吃了千升米。』今已託賴陳府上，且再住幾日，待天晴化凍，辦船而過，忙中恐有錯也。」三藏道：「悟淨，怎麼這等愚見？若是正二月，一日暖似一日，可以待得凍解；此時乃八月，一日冷似一日，如何可便望凍解？卻不又誤了半載行程？」

八戒跳下馬來：「你們且休講開口，等老豬試看有多少厚薄。」行者道：「馱子，前夜試水，能去拋石；如今冰凍重漫，怎生試得？」八戒道：「師兄不知。等我舉釘鈿鉞他一下。假若築破，就是冰薄，且不敢行；若築不動，便是冰厚，如何不行？」三藏道：「正是，說得有理。」那馱子擦衣拽步，走上河邊，雙手舉鈿，盡力一築，只聽撲的一聲，築了九個白跡，手也振得生疼。馱子笑道：「去得，去得，連底都錮住了。」

三藏聞言，分歡喜，與眾同回陳家，只教收拾走路。那兩個老者苦留不住，只得安排些乾糧、烘炒，做些燒餅、饅饅相送。一家子磕頭禮拜，又捧出一盤子散碎金銀，跪在面前道：「多蒙老爺活子之恩，聊表途中一飯之敬。」三藏擺手搖頭，只是不受道：「貧僧出家人，財帛何用？就途中也不敢取出，只是以化齋度日為正事。收了乾糧足矣。」二老又再三央求，行者用指尖兒捻了一小塊，約有四五錢重，遞與唐僧道：「師父，也只當些襯錢，莫教空負二老之意。」

遂此相向而別，逕至河邊冰上，那馬蹄滑了一滑，險些兒把三藏跌下馬來。沙僧道：「師父，難行。」八戒道：「且住，問陳老官討個稻草來我用。」行者道：「要稻草何用？」八戒道：「你那裡得知？要稻草包著馬蹄方才不滑，免教跌下師父來也。」陳老在岸上聽言，急命人家中取一束稻草，卻請唐僧上岸下馬。八戒將草包裹馬足，然後踏冰而行。

別陳老離河邊，行有三四里遠近，八戒把九環錫杖遞與唐僧道：「師父，你橫此在馬上。」行者道：「這馱子奸詐。錫杖原是你挑的，如何又叫師父拿著？」八戒道：「你不曾走過冰凌，不曉得。凡是冰凍之上，必有凌眼；倘或履著凌眼，脫將下去，若沒橫擔之物，骨都的落水，就如一個大鍋蓋蓋住，如何鑽得上來？須是如此架住方可。」行者暗笑道：「這馱子倒是個積年走冰的。」果然都依了他：長老橫擔著錫杖，行者橫擔著鐵棒，沙僧橫擔著降妖寶杖，八戒肩挑著行李，腰橫著釘鈿，師徒們放心前進。這一直行到天晚，吃了些乾糧。卻又不敢久停，對著星月光華，觀的冰凍上亮灼灼，白茫茫，只情奔走，果然是馬不停蹄。師徒們莫能合眼，走了一夜。天明又吃些乾糧，望西又進。

正行時，只聽得冰底下撲喇喇一聲響亮，險些兒就倒了白馬。三藏大驚道：「徒弟啞！怎麼這般響亮？」八戒道：「這河忒也凍得結實，地凌響了。或者這半中間連底通錮住了也。」三藏聞言，又驚又喜，策馬前進，趨行不題。

卻說那妖邪自從回歸水府，引眾精在於冰下。等候多時，只聽得馬蹄響處，他在底下弄個神通，滑喇的迸開冰凍。慌得孫大聖跳上空中；早把那白馬落於水內，三人盡皆脫下。

那妖邪將三藏捉住，引群精徑回水府，厲聲高叫：「鯁妹何在？」老鯽婆迎門施禮道：「大王，不敢，不敢。」妖邪道：「賢妹何出此言？『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』原說聽從汝計，捉了唐僧，與你拜為兄妹。今日果成妙計，捉了唐僧，就好昧了前言？」教：「小的們，擡過案桌，磨快刀來，把這和尚剖腹剝心，剝皮剝肉；一壁廂響動樂器：與賢妹共而食之，延壽長生也。」鯽婆道：「大王，且休吃他，恐他徒弟們尋來吵鬧。且寧耐兩日，讓那廝不來尋，然後剖開，請大王上坐，眾着族環列，吹彈歌舞，奉上大王，從容自在享用，卻不好也？」那怪依言，把唐僧藏於宮後，使一個六尺長的石匣蓋在中間不題。

卻說八戒、沙僧在水裡撈著行囊，放在白馬身上馱了，分開水路，湧浪翻波，負水而出。只見行者在半空中看見，問道：「師父何在？」八戒道：「師父姓陳，名到底了。如今沒處找尋，且上岸再作區處。」原來八戒本是天蓬元帥臨凡，他當年掌管天河八萬水兵大眾；沙和尚是流沙河內出身；白馬本是西海龍孫；故此能知水性。大聖在空中指引，須臾，回轉東崖，晒刷了馬匹，紵掠了衣裳。大聖雲頭按落，一同到於陳家莊上。早有人報與二老道：「四個取經的老爺，如今只剩了三個來也。」兄弟即忙接出門外，果見衣裳還濕，道：「老爺們，我等那般苦留，卻不肯住，只要這樣方休。怎麼不見三藏老爺？」八戒道：「不叫做三藏了，

改名叫做陳到底也。」二老垂淚道：「可憐！可憐！我說等雪融備船相送，堅執不從，致令喪了性命。」行者道：「老兒，莫替古人耽憂。我師父管他不死長命。老孫知道，決然是那靈感大王弄法算計去了。你且放心，與我們漿漿衣服，晒晒關文，取草料喂著白馬。等我弟兄尋著那廝，救出師父，索性剪草除根，替你一莊人除了後患，庶幾永遠得安生也。」陳老聞言，滿心歡喜，即命安排齋供。

兄弟三人飽餐一頓，將馬匹、行囊交與陳家看守。各整兵器，徑赴河邊尋師擒怪。正是：

誤踏層冰傷本性，大丹脫漏怎周全？

畢竟不知怎麼救得唐僧，且聽下回分解。